

日本 貧窮問題

近藤康男編



日本貧窮問題

近藤康男編

吳半农譯

世界知識出版社

1958年・北京

共同研究
近藤康男編著
貧しさからの解放
中央公論社

根據日本中央公論社1954年日文本譯

日本貧窮問題
〔日〕近藤康男編
吳半农譯

世界知識出版社出版（北京东城乾面胡同27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101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發行

开本 787×1092 公厘 $\frac{1}{32}$ · 印張 $7\frac{5}{16}$ · 字數 154,000

1958年1月第1版

1958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 1—2,300 定价(7) 0.65 元

統一書号 4003·44

封面設計者：孙 正 校對者：余时光等

譯者前記

這本書原名“从貧窮中解放”，最初是用附录的方式分期在“中央公論”發表。第一篇“农村問題特輯”刊登在該杂志 1952 年 6 月号；第二篇“漁村問題特輯”刊登在該杂志 1952 年 11 月号；第三篇“山村問題特輯”刊登在該杂志 1953 年 4 月特大号。各篇都是集体研究的結果，参加研究的专家达三十五人之多，他們之中最多的是学者教授，其次是研究調查人員，再其次是新聞工作者，此外还有政府机关人員，国會議員，工会領袖，乃至剧作家。这些专家在他們各自的領域內都有长期的研究和重要的貢獻，而在这个集体工作里又能分工合作，有計劃，有組織地把日本农村、漁村和山村的貧窮实况和产生貧窮的原因与过程生动而細致地描繪出来，尤其关于日本基層社会的封建性提供了極其宝贵的資料。刊出后，备受广大讀者的欢迎，中央公論社为了适应这个需要，乃請东京大学教授农業經濟专家近藤康男将这三篇稍加整理和修改，印成单行本，于 1953 年 5 月發行。截至 1954 年 1 月止，这个单行本已經加印了六版。本譯本就是根据单行本翻譯出来的。

本書是集体著作，作者們对于某些問題的看法不是完全一致的，有些地方还不免夹杂了若干主觀的、片面的观点和議論。特別显著的，如在談到农民性格的时候，本書常常过分強調了消極的，自私的，軟弱的一面而忽視了積極的，

坚强的一面。而且有些地方对于农民的阶層，如富农、中农、贫农、雇农等，也沒有加以分析而只是一視同仁地作了評价。

对于土地改革，本書也給了比較低的評价，而且一再認為是从上面發动的官样文章。去年日共六届八中全会对于日本土地改革曾重新作了評价，指出“土地改革是在前所未有的农民运动的高漲和激烈的群众斗争的条件下进行的。这个土地改革是日本农民多年爭取土地和自由的斗争的發展，是在广大农民群众参加之下爭取得到的”。結果，“寄生地主大大地受到排挤，广大农民获得了土地，佃租減輕了，农民的經濟、社会地位和自主性得到提高”，虽然“农業問題并没有得到最后的解决，缺少土地的状态并没有得到改善”。这一点希望讀者們在閱讀本書时加以参考。

序 言

一到选举或煤矿工人罢工等对于日本的命运有重大影响的事件发生时，许多人所深切感觉到的是：农村问题是和所有一切问题密切联系着的。受了自由党^①政策之害最深的农民反倒给了自由党候选人以最多的票数。农民所得的低廉米价是和发给工人的低廉工资分不开的；关于这一点在理性上虽能了解，但是对于煤矿业和电气产业工会的罢工不从旁予以声援而在感情上反而发生反感，这正是农民的本質。由于这个关系，日本的资本家可以经常不合理地集积着利润，而以国会为象征的民主主义便和人民脱离了联系。

深藏在这种现实最底里的事实是农民和渔民的贫困。九州各煤矿的矿工，其出身地越是在贫穷的南九州的山中或天草的农村，就越肯卖命地劳动。因为自己的家族越贫困，越想早一天多赚些钱带回家乡。在这里，可以看出低廉米价和低廉工资的不平常的结合。虽然由于帝国主义战争而遭遇了无限的悲惨，但一到扩充保安队^②的时候，就认为是次子三子就业的机会而喜不自胜地投了进去，这种情况也是反映着农村、渔村和山村的贫穷，和因为贫穷而一直不能摆脱的旧封建的窒息的生活，以及厭恶这种生活的青

① 现已改组为自由民主党。——譯者

② 现称自卫队。——譯者

年人的心理。工人和农民應該認識，理解这一点就是真正工农联盟的出發点。

使农村和山村从贫穷中解放出来是一个重要的課題，但是何处可以找到这条途徑呢？为了解解这点，我們不仅把贫穷作为贫穷而描写出来，而且尽可能地具体推究了贫穷循环产生的經濟机构乃至意識、觀念、宗教等的上層建筑。我們闡明了山村、漁村比农村更要陈旧的封建殘余。我們还想尽力抓住在现实中开始有了觉醒萌芽的解放路綫。这就是从土地改革、农業合作社的民主化、稅金的斗争直到和劳工运动相联系的“山中的烽火”。虽然这还是一条軟弱的路綫，但是目前除了加强这条路綫外，是沒有其他途徑的。

这本“从贫穷中解放”是多数作者的集体研究。第一篇是在1952年4月刊登于“中央公論”，至今已一年之久。刊出以后，曾經得到讀者許多的鼓励和批評。現趁刊印单行本的时候，願把个人的一点感想叙述出来。笔者自始就参加了編集工作，这次又作了若干的补充和訂正，应一并在这里写出以明責任。

近藤康男

1953年4月29日

集体研究者介绍

- 秋山博一 (冰产事情調査所所員)
石川英夫 (时事通信編輯部)
井上清 (学术会議会員)
井上晴丸 (立教大学講師)
上杉重二郎 (静岡大学副教授)
潮見俊隆 (东京大学副教授)
内山政照 (农林省农业綜合研究所研究員)
大内力 (东京大学副教授)
大谷省三 (东京农工大学教授)
岡村明达 (农村問題調査所所員)
岡本清造 (日本大学教授)
小口偉一 (东京大学副教授)
梶井功 (东京大学助手)
北村暢 (全林野劳动协会)
木村禧八郎 (参議院議員)
楠乔 (劳动科学研究所研究員)
栗原百寿 (拓殖大学教授)
小池基之 (庆应义塾大学教授)
近藤康男 (东京大学教授)
小沼勇 (农林事务官)
坂本楠彦 (东京大学助手)
櫻田胜德 (常民文化研究所所长)
佐藤武夫 (国民經濟研究协会会员)

瀬川 清 (民族学研究所研究員)
鈴木 尚夫 (农村問題調査所)
龙野 四郎 (教育大学講師)
田野 信夫 (朝日新聞論説委員)
暉 峻 义 等 (劳动科学研究所顧問)
浪 江 虔 (农山漁村文化协会理事)
福島 要一 (学术会議会員)
藤 本 武 (劳动科学研究所研究員)
古 島 敏 雄 (东京大学副教授)
丸 岡 秀 子 (农村妇女問題专家)
宮城雄太郎 (漁村文化协会理事)
村 山 知 义 (剧作家)

目次

序言

第一篇 無产阶级的貯水池——农村	1
一 开场白	1
二 次子三子与女兒問題	1
(一)梨和离婚率——(二)四脚爬地的劳动——(三)魚不感 觉有水——(四)也压到兒童的肩上——(五)次子三子放弃 繼承——(六)妾身和預备队	
三 危机中的黑字	20
(一)只是計算上的黑字——(二)沒有跌价的危机——(三) 米价高而賤——(四)电力与肥料——(五)“五公五民”—— (六)农政的丧失	
四 沒有解放的土地改革	37
(一)农民的土地飢餓已經滿足了么——(二)私有的外壳—— (三)官样文章的改革——(四)征用地的反抗——(五)地主 制度会复活么	
五 推动农民和束縛农民的力量	56
(一)“样子間”里的征購——(二)税金和税务署——(三)失 了节的农業合作社——(四)报章、广播和杂志的力量—— (五)神和佛——(六)天子样——(七)农村的土霸机构—— (八)政客	
六 解放农民的力量	79
(一)壳兒里面的世界——(二)地租爭議的历史——(三)农 民怎样看重整軍备——(四)意識的解放	
第二篇 “我是海之子”	88

一	开場白	88
二	世界第一的漁業国	89
	(一)睡眠的掠夺——(二)日日夜夜——(三)一板之隔—— (四)船头、漁夫和提成——(五)沿海魚和权利金——(六) 維持旧秩序和貧穷的漁業权——(七)漁夫的老婆	
三	漁業壟断資本的今昔	107
	(一)沿革記——(二)越过赤道——(三)沉船的政府—— (四)漁船扣留和日美加漁業条約	
四	“死了的海”	118
	(一)漁家的生活崩潰——(二)成为漁具的炸藥——(三)加 重漁場糾紛的改革——(四)丰收中的貧乏——(五)“我是 海之子”——(六)实彈演習和漁場荒廢——(七)漁民階層 的分化与人口过剩	
五	漁村秩序的上層建筑	136
	(一)行政的婆婆和小姑——(二)被稅金無情地夺去了—— (三)和船神一起生活	
六	醒的时候还远	143
	(一)落后的漁民組織——(二)漁業合作社在哪里——(三) 旋轉式的灯塔——(四)魚是要求和平的	
第三篇 山中的烽火		155
一	开場白	155
二	貧穷上了山	156
	(一)并非因为山村而貧穷——(二)村里的老爷和穷人—— (三)老爷的生活——(四)穷人的生活	
三	制造貧穷的机构	161
	(一)小人国里的巨人——(二)不死不活——(三)地头的部 落秩序——(四)山村的土地改革	
四	山上的劳动	173
	(一)开垦者——(二)“燒子”——(三)山上的劳动——(四) 森林劳动者的工資和生活——(五)什么叫做帮头——“庄 壓制度”——(六)山老爷和山官吏	

五	丰富中的貧乏	187
	(一)騙人的数字——(二)林業地租論——(三)市場的貧乏 与住宅問題	
六	統治山村的上層建筑	194
	(一)森林法和森林合作社——(二)深山林的開發——(三) 深山林道是政治林道——(四)綠色宗教	
七	那个山是我們的	204
	(一)解放运动前史——(二)山中的烽火——(三)国有林的 解放运动	
	后記	217

第一篇 無产階級的貯水池——农村

一 開場白

日本今天把宪法看成廢紙，向着重整軍备的途徑逐步迈进。要去正确了解这个潮流的动向而不誤入歧途，最重要的課題便是了解农村的种种关系。因为在农村里可以看到連形式上的民主都被忽視的最显著的例子。

在农村里，次子三子放弃均分繼承，为着生活的不安定而苦恼着，女兒們相繼出卖身体而背井离乡。农家經濟在米的低价收購和重稅之下陷于貧困。一时燴炙人口的土地区改革，今天誰都可以看清它的本質。取地主的地位而代之的富农任意統治着农村。

处在这种状况下的日本农村的农民对于現狀是怎样了解呢？难道农民可以把米价的低落看做秋天的台風那样没有办法么？

我們从心里希望，农民不要再徬徨不定，早日提高他們的政治意識，了解自己就是明天的主人翁。

二 次子三子与女兒問題

（一）梨和离婚率

“山芋”詩人的中心人物寒川先生所見到的新潟农村生

活是这样的：

“从黄昏的窗里眺望出去，一会儿看见老百姓荷锄归来。公路上有人赶着牛车。灯光已在树荫里閃爍着，还摸不着奶头的嬰孩的哭声不时地傳出来。哄着嬰孩的小孩子的無可奈何的歌声也唱起来了。

“在这寂靜的夕景里，大家却已疲乏得像条死蛇。晚飯太迟，被褥太薄，这对于过劳的人们未免太残酷了。

“大家疲乏極了，連明天的打算都沒有工夫去想。睡了一觉，天还没有見亮，又本能地荷着锄头下田了。

“我願意他們总得有一点余裕的时间。我感觉到我最大的使命是在使他們过点有智慧，有思索，光明，快乐的人的生活。”（“山芋”詩集，第93頁）

关西一带还不怎么样，东北方面的农家，稍为富裕一点的，在插过秧、锄过草之后，总喜欢背着米到附近的温泉去旅行。男男女女，为了疗养农忙时受过损伤的身体，往往去作一二十天的温泉治疗。

夏目漱石在“草枕”中曾用細膩的笔調，描写过浸在浴池里透过蒸气而显现的女性的美，然而在温泉治疗場中所遇到的从事疗养的农夫、农妇的身体是和这样的描写有很大的距离的。几代的积劳深深地刻画在农民的臉上，即使穿上一套西装，也遮掩不住，何况光着身子在温泉里，不仅是臉上，就是整个身体也是弯曲不直的。在水田地方，尤其是水利不便的地方，从古就有“莫嫁川原庄，三日不雨汲水忙”一句話，在詛咒着激烈的劳动。这其間虽然有过部分的改进，但本質上就在今天全国各地都是同样沒有变化。只要插秧、割稻的手工劳动一天是日本的农耕方式的基础，这种情况就会一天繼續下去。

这样的过重劳动是由于农村人口过剩使机械化無用武之地，但从反面來說，过重劳动的存在也是为了应付农忙期間使过剩人口成为必要的原因。有着牛馬等牲口，也不过拿去做施肥和插秧的准备工作。做完了犁田作業，从田里爬上来的馬已經是精疲力尽了。旧的方法一成不变。从劳动經濟的观点来看日本的农業，可以說是从来沒有的。雇用一個短工或早点娶一个兒媳是比用十几万日元买一架自动耕耘机来得經濟。因此，平时人手尽管閑着，但是农忙时所必需的劳动力是不得不維持的。

稻作是日本农業的中心。由于一向不变的压低米价政策，农民的心理是，不管怎样困难，总得尽量避免雇佣人手和支付工錢，而单靠自己的家族来对付工作。因为单种稻麦并不能維持生活，所以不得不为了一点可以換取現金的作物而东奔西跑。可是这种作物不管多么有利，要放弃稻作而專門去做，在农業中还是沒有的。因此劳动的緊張程度往往更加剧烈。

例如果树是一般农家心向往之的，橘子和梨就是获利作物的副業。一反步^①的梨誠然可能有二十万日元的收益。可以种果树的地方，大家都爭相种植起梨和橘子来了。可是这是一种侮蔑人类尊严的劳动生产品。即使可以向稅局說清所需的巨額肥料費和紙袋^②費，但是向他們說明工作的繁重是得不到同情的。这些地区的真正的問題却在不得不做人所不堪的劳动。

鳥取县的“二十世紀”是天下著名的梨。普通都要开垦山腰的斜坡地，沿着斜坡匍匐着栽植。这里的农民，除了

① 一反步等于十分之一公頃。——譯者

② 包梨用的。——譯者

稻作的插秧和除草外，还要加上斜坡地的施肥作業和包裝工作。如果走到“二十世紀”的中心产地甲村視察一趟，就可以看到两个保健妇忙得头昏脑暈。該村的平均寿命听说要比烏取县全县短少五年。离婚率是很高的。听说要占全县第一位。經過登記的婚姻每年四十四件，离婚的五件。此外，沒有生育以前的离婚在任何农村都很普遍。这些离婚之中一定包括着不能忍受和川原庄的汲水同样激烈的劳动的妇女。“二十世紀”的高的收益虽然对于出嫁的女性是一种魔力，但是这也是这些妇女心血换来的結果。只有把稻作机械化了，才能談到提高“二十世紀”的生产。

(二) 四脚爬地的劳动

農業劳动是严酷的。根据劳动医学心理学研究所的調查(“关于水田一熟作地和两熟作地农民劳动和健康状况的調查报告”，1951年3月)，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中，从农民体力的消耗上看，可以当做超过劳动限制的工作日数，在一熟地和两熟地都要达到十天。可以和碼頭苦力及煤矿工人的工作相匹敌的重劳动，在一熟地是一〇一日，两熟地是九二日。和較輕的普通土木建筑和鉄路工人的工作相当的劳动，在一熟地是六三日，两熟地是一一〇日。就是所謂重筋肉劳动，在一熟地每年也要达一七四日，两熟地要达二一二日。和普通木工、机械打鉄工、机械装配工等的中等劳动相当的劳动，在一熟地是一三二日，两熟地是一五二日。而最后，和極輕度的工作，如普通車床工人、机車司机、排字工人等相匹敌的劳动，在一熟地仅是五九日，在两熟地則終年沒有一天有这样輕的劳动。从体力的消耗上看，在做了超过限度的劳动以后，农民体重显著減輕。其間值得注意的是，

这种激烈的劳动都集中在农忙期间。并且，这个被调查的农家的生产设备要比普通水平稍高，所以一般地说，农家的劳动实际上更要激烈。

虽然在作业上好像有所分工：男子多半担任犁田之类的重筋肉劳动，女子担任插秧、除草的工作，但是妇女劳动仍不免有过重的倾向。特别在没落的小农里面，男子把雇佣劳动当作主业，而把农业经营转嫁到妇女、老人和小孩的身上。

就像用手拔草那样并不激烈的劳动，尽管用体力新陈代谢率计算，可能是属于轻的劳动，但对于妇女的肉体却足以引起很大的苦痛和损害。据专科医生从妇女骨盆的构造来说，这种四脚爬地的劳动方式是很不合理的。这种不合理，日积月累，就能引起慢性、急性的风湿病和神经痛病。此外，子宫和其他生殖器官的压迫和充血不仅是妇女病的原因，并且也会引起其他的疾病。这种情况不只限于用手拔草的工作，在今天日本农业的一般劳动都是这样的。并且这是早则披星而出，晚则踏月而归的超额工作。这里不适用劳动基本法。没有星期六和星期天。农民终年为自然季节的运行所迫迫着。但愿能得稍事休息的妇女们这样唱着：“五月插秧就想有个婴儿哭呀，好在田畔坐下喂他一会奶呀！”

尽管这样激烈地劳动——不，正是因为这样激烈地劳动，农民的生产力显著地低下，农民的悲剧就在这里。根据考林·克拉克的计算，日本种小麦的农民每一单位劳动的生产力还不到美国农民的二十分之一。这就是充分使用拖拉机和康拜因的美国农民同单靠体力的浪费而得到的现在收获的日本农民之间的差别。不论原因怎样，这件事不能